

錢南揚著

戲文概論

錢南揚著

戲內雜論

一九七九年
半塘署常因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戲文概論

錢南揚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3.625 插頁1 字數181,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號：10186·260 定價：(六)0.84元

前言

宋元戲文，一些明人是不大看得起的，任其散佚。到了清朝，簡直不大有人知道這個劇種了。在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前後，王國維先生《宋元戲曲考》、姚華先生《菴漪室曲話》相繼問世，重新提到湮晦已久的戲文，開闢了以乾嘉學者治經史之法治曲的道路；而吳梅先生更以戲曲一科搬上了大學講座；過去鄙薄戲曲爲小道之風，掃除淨盡，這對後來的影響很大。就戲文而說，他們收穫雖不甚多，然筆路籃縷之功，不可泯沒。

我留意宋元戲文，始於一九二四年。直至一九三四年，《宋元南戲百一錄》（《燕京學報》專號之九）才出版，時間雖長，收穫甚少，很覺慚愧。所可喜者，趙景深先生之《宋元戲文本事》也，於是年出版，深感吾道不孤，有了共同研究的伴侶。次年，北京忽然發現了一部《九宮正始》，驟然增加了一大批戲文的新資料。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據此寫了一部《南戲拾遺》，於一九三六年出版。此抗戰前的研究情況，偏重於輯佚工作。

解放以來，在黨的文化政策指導下，我的認識有所提高；而且罕見的書大量出版，給研究工作以極大的方便。首先，我覺得過去對戲文的輯佚工作，有總結一下的必要，於是在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宋元戲文輯佚》；接着，把五種保持真面目的戲文加以校注，在一九六五年，出版了《元本琵琶記

校注》，今年完成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只有成化本《白兔記》尚在編寫中；而這部《戲文概論》，則企圖將戲文作一個比較全面的說明。

所可惜的，見聞不廣，有些資料還沒有看到，或雖看到而不完全。譬如說，鋪敘舊傳奇名的《書生負心套》，沈璟譜引其四曲，注云「集六十二家戲文名」。然四曲僅只二十二家，則尚有四十家未見。又如明成化刻本《百二十家戲曲全錦》，沈璟譜凡五引之，而原書則未見。只好等新資料的發現，再行補充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二日

目錄

引論第一

第一章	名稱	一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經濟條件	七
第三章	戲文以前的古劇	三

源委第二

第一章	戲文的發生	三
第二章	戲文的發展	五
第一節	在鬥爭中成長	五
第二節	地域的擴展	六
第三節	本身的壯大	三
第三章	元明戲文的隆衰	三七

劇本第三

第四章	三大聲腔的變化	四五
第一節	一個變化的實例	四六
第二節	海鹽腔到崑山腔	四九
第三節	餘姚腔到青陽腔	五七
第四節	弋陽腔及其支裔	六六

第一章	一篇總帳	七三
第二章	存佚概況	八三
第一節	流傳者	八三
第二節	失傳者	八六
第三章	明劇本概況	一二一

內容第四

第一章 概觀	三三
第二章 戲文三種	三六
第一節 張協狀元	三六
第二節 錯立身和小孫屠	三三
第三章 琵琶記	四〇
第四章 荆、劉、拜、殺	四四

形式第五

第一章 結構	一六三
第一節 題目	一六三
第二節 段落	一六七
第三節 開場與場次	一七〇
第二章 格律	一七七
第一節 宮調	一七七

演唱第六

第二節 曲牌上——引子、衝場曲	一六七
第三節 曲牌中——過曲	一九三
第四節 曲牌下——尾聲	一九九
第五節 套數	二〇六

第一章 書會與劇團	二二七
-----------------	-----

第一節 書會及其作用	二二七
------------------	-----

第二節 劇團和演員	二三二
-----------------	-----

第三節 脚色名稱	三三八
----------------	-----

第二章 戲場	三三七
--------------	-----

第三章 演唱	三四五
--------------	-----

第一節 勾欄演唱、喚官身和請旦	三四五
-----------------------	-----

第二節 唱念、科範、樂隊及其它	三六九
-----------------------	-----

引用書目	三六一
------------	-----

引論第一

第一章 名稱

《荀子·正名》云：「名定而實辨。」這裏首先談談戲文的名稱。戲劇名稱，或據性質定名，或據地域定名，再加上後人的隨意亂用，沒有一定的標準。致使一個劇種，往往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戲文也不例外。茲就所見，列舉如下：

戲文

乃撰爲戲文以廣其事——《癸辛雜志別集》卷上

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中原音韻》

《王煥戲文》盛行於都下——《錢塘遺事》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草木子》

戲文搬下不曾——成化本《白兔記》第一齣

遙錄諸戲文名——《南詞鉅錄》

南戲文

蕭德祥……又有南戲文——《錄鬼簿》〔二〕卷下

南曲戲文

蕭德祥……又有南曲戲文等——曹本《錄鬼簿》卷下

南戲

龍樓景……專工南戲——《青樓集》

其後元朝南戲盛行——《草木子》

南戲出於宣和之後——《猥談》

惟南戲無人選集——《南詞敘錄》

溫州雜劇

謂之溫州雜劇——《猥談》

永嘉雜劇

號曰永嘉雜劇

永嘉雜劇興——均見《南詞敘錄》

鶻伶聲嗽

又曰鶻伶聲嗽——《南詞敘錄》

傳奇

《滿江紅》《贈韞玉傳奇》——《山中白雲詞》

今日利（戾）家子弟搬演一本傳奇——成化本《白兔記》第一齣

你把這時行的傳奇——《錯立身》第五齣

後行子弟不知敷演甚傳奇——《小孫屠》第一齣

戲文這個名辭，在戲文這一劇種產生之前，前人記載中從未發現過，可見是有了這一劇種，才有這個名辭。這個名辭既專為這一劇種而起，該是它的正式名稱。所謂戲文者，乃是指演戲的本文，也即是後世的所謂脚本，和宋朝說唱的稱「話文」，金朝雜劇的稱「院本」同例。《張協》第一齣白：「似恁唱說諸宮調，何如把此話文敷演？」這裏的話文，乃是指《諸宮調張協》，意即謂說唱的本文。又如《太和正音譜》云：「院本者，行院之本也。」所謂「行院之本」，也即是行院所敷演的本文。蓋無論戲劇，無論說唱，都不能沒有本文，所以才有這類戲文、話文、院本等名稱。然一般習慣，戲文的含義不但指脚本，同時也包括演唱。譬如說「看戲文」，不是指讀脚本，而是指看演唱。嚴格說來，應該象《錯立身》第一齣《鷓鴣天》所說「賢每雅靜看敷演」，才對；而習慣却不如此，只說「看戲文」，不說「看敷演」。

南戲文、南曲戲文、南戲，這三個名稱，雖繁簡不同，而涵義是一樣的，都是爲了要別於北曲雜劇而言，所以在上面加了個「南」字，或「南曲」二字，稱它爲「南戲文」，或「南曲戲文」；又有省去了一個「文」字，簡稱爲「南戲」。北曲雜劇起於金朝，時代比戲文稍遲；而它的流傳到南方，當更在其後。所以這類名稱的產生，至早蓋在南宋中葉，比單稱戲文，時代要來得遲。

溫州雜劇、永嘉雜劇，這兩個名稱，涵義也是相同的，溫州，卽永嘉。這裏却不是用曲子的性質

來作區別，而是用地域來作區別，和後世的稱崑山腔、莆仙戲同例。「雜劇」一辭，起源很古，《李文饒文集》卷十二《第二狀奉宣令更商量奏來者》云：

登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太秦僧一人。餘並是尋常百姓，並非工巧。

案：《新唐書·杜元穎傳》，太和三年（八二九），南詔攻掠成都，謂「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元穎因此得罪，貶死循州。此狀乃根據實況，意在替他申雪。這裏所舉的音樂伎巧人，不但雜劇丈夫，除了戲劇男演員之外，不可能作其它解釋；即子女錦錦，也應是女演員，而不是尋常百姓。可見「雜劇」一辭，在晚唐時候，已經確然出現。直到宋金時代，還稱一切古劇——歌舞戲、滑稽戲等為雜劇。如《武林舊事》卷十著錄兩宋古劇，總名之為「官本雜劇段數」；《綴耕錄》卷二十五云：「金有院本、雜劇、諸公（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元）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蓋在元朝才把「雜劇」一辭專稱這新興的劇種，二者涵義始有分別。由此看來，自唐以來的戲劇都可以稱雜劇，是雜劇乃一切戲劇的總名。則新興的戲文稱它為雜劇，固未嘗不可。但當時宋雜劇還在流行，戲文究竟與它有所不同，所以又在雜劇上面加了一個地方名辭——溫州或永嘉，以示區別。不過據我們推想，一個劇種起初僅在本地演出時，原用不到在名稱上加上一個本地地名；必須流傳到外埠之後，才有這種需要，用來表示這是來自某地的劇種。宋朝的杭州，本是宋雜劇流行的地方，南渡之際，戲文傳入杭州，日漸盛行，蓋過了宋雜劇，注意的人也漸多，於是替它起了一個溫州——或永嘉雜劇的稱號，這

是很自然的事。所以這一類名稱，也應比「戲文」一辭爲晚出。

鶻伶聲嗽，是宋金市語。《董解元西廂記》卷一《點絳脣》尾云：「這一雙鶻伶眼，須看了可憎底千萬。」字作「鶻鶻」。湯顯祖注云：「鶻鶻，卽胡伶，聰明之謂。」張深之本《西廂記雜劇》第一本第二折《小梁州》云：「鶻伶潦老不尋常。」字作「鶻伶」，與《南詞敘錄》合；而弘治、劉龍田、《六幻》、《六十種曲》諸本，則又都作「胡伶」。蓋此等形況語，只取其音，原無一定寫法。作「鶻鶻」者，取其偏傍整齊，與尤帶的作「死帶」，巨耐的作「耐耐」同例；作「胡伶」者，則因北音「鶻」、「胡」相同故。惟鶻伶作「聰明」解，形容眼睛則可，而不能用作戲劇名稱，故這裏應引申作「伶俐」或「玲瓏」解。聲嗽，卽腔調。聲謂聲腔，《中原音韻》云：「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嗽謂嗽咳，也卽是聲腔，《錯立身》第十二齣《金蕉葉》云：「我說散嗽咳。」呵如瓶貯水。聲嗽，同義疊用，《事林廣記戊集》卷二引宋人《圓社市語套·紫蘇丸》云：「呵喝囉聲嗽道賺嘶。」又，《水滸全傳》第八十一回云：「口兒裏悠悠放出些妖嬈聲嗽。」總起來說，鶻伶聲嗽，卽是伶俐腔調，或玲瓏腔調，意在矜誇戲文腔調的圓美，出乎古劇之上。「鶻伶聲嗽」一辭，並非戲文的專稱，《猥談》云：

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謬云也。此本金元闌闌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

可見市語也可以稱鶻伶聲嗽，蓋謂伶俐聲腔。

傳奇一辭，本唐人小說的名稱，借來當作戲劇名稱，始見於戲文。稍後，金元的北曲雜劇也稱爲

傳奇，如《錄鬼簿》卷上云：「前輩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又云：「右前輩編撰傳奇名公，僅止於此。」則傳奇一辭，在當時已成爲戲劇的通稱了。及至明朝中葉，崑山腔興起，又用它來專稱崑山腔系統的劇本。傳奇的涵義，至此已四變了。《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莊嶽委談》卷下云：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譚，元爲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鉋所撰。……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案：陶宗儀云云，見《輟耕錄》卷二十五，原文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譚、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宮）調。」本兼小說而言，這裏貿然加以非難，是不對的（四）。但是戲文爲什麼要借用傳奇這個名稱？除了這裏所說的「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云外，恐怕沒有更好的理由了。

此外尚有稱戲文爲「南詞」的，如徐渭著錄戲文，而其書名《南詞鉞錄》。案：南詞卽南曲，如《南詞新譜》、《南詞定律》之類，實在都是南曲的譜。嚴格說起來，南曲，僅指戲文的曲子而言，涵義比戲文狹；而同時南曲却能包括散曲，涵義又比戲文廣；所以南曲一辭不能當它是戲劇名稱，故未列入。惟明清人習慣如此，喜歡用「曲」字或「詞」字來代替「戲劇」，如：臧懋循選元雜劇，稱《元曲選》，而不稱《元雜劇選》；《莊嶽委談》云：「元詞有曹國舅。」也不稱元雜劇。直到近代的《宋元戲曲考》，還是如此。又有稱戲文爲「院本」的，如《筆夢敘》云：

增記演習院本：《躍鯉記》、《琵琶記》、《釵釧記》、《西廂記》、《雙珠記》、《牡丹亭》、《紅梨記》、《浣紗記》、《荆釵

記，《玉簪記》。以上十本，就中止摘一二齣，或三四齣。

直到近代的《今樂考證》，也還如此。惟他們都兼指明清傳奇而言，故也沒有列入。

這許多名稱，從現在看來，戲文既吸取了北曲，不再是純粹的南曲，南戲文這類名稱已不能名符其實，戲文傳布的地域很廣泛，不再是局處一隅的地方小戲，溫州雜劇這類名稱也覺不很適當；鶻伶聲嗽呢？在當時雖是家喻戶曉的熟語，但現代人對它不免覺得怪僻；傳奇呢？又容易與明清崑山腔系統的劇本相混；所以最適當的莫如戲文一辭。它不但沒有上述的各種毛病，而且很熟悉的還在江浙一帶人民的口頭使用着。

註：

〔一〕本書引《錄鬼簿》，係據天一閣舊藏明藍格鈔本。間用其他版本，必注明某本。

〔二〕說散嗽咳，謂念賓白。賓白是散說，故上加「散」字。則嗽咳自然是指曲子的聲腔甚明。

〔三〕天一閣本「傳奇」下原奪一「行」字，據曹本補。

〔四〕案：《太和正音譜》云：「雜劇之說：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爲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院本爲一，雜劇爲一。」這才真正把傳奇誤當戲劇。《少室山房筆叢》或者誤記朱權爲陶宗儀罷？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經濟條件

戲文發生於北宋晚年的溫州，其時北宋王朝政治腐敗到極點，外則金人虎視眈眈，內則農民紛

紛起義，大有朝不保夕之勢。徽宗趙佶即位，留意花石，丞相蔡京命朱冲及其子勳，收括江浙珍異以進，前後二十年，數十郡受其苦害〔二〕。終於在宣和二年（一一二〇），爆發了睦州方臘所領導的農民起義。這次起義軍聲勢很大，雖則時間不到二年，不幸被統治者鎮壓了下去，而起義軍佔領的區域，却有六州五十二縣之多，差不多整個浙江都受到震動。戰爭進行得很激烈，受戰事的破壞當然也很大，《容齋逸史》甚至說：「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溫州獨以偏處浙江東南，其時在它附近雖也有朱言、吳邦起、仇道人、呂師囊等，起兵響應方臘，然對它實在沒有多大影響〔三〕。溫州而且是文化之邦，自六朝以來，就很發達，如《乾隆溫州府志·風俗》云：

王右軍（羲之，三二一——三七九）導以文教，謝康樂（靈運，三八五——四三三）繼之，……至（劉）宋遂稱「小鄒魯」。

發展到北宋晚年，自然更進步了。溫州有此寧靖的環境，文化的基礎，對戲文的發生和發展，都是有利的條件。

尤其主要的，溫州又是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宋史·食貨志》「互市舶法」條，語焉不詳，雖沒有提到溫州，而《宋會要輯稿》卷四十四《職官》「提舉市舶司」條，却常常見到有關溫州的記載，如：

（紹興）三年（一一三三）六月四日，戶部言：……今據兩浙提舉市舶司申本司，契勘臨安府、明、溫州、秀州華亭，及責邇近日場務。

十五年（一一四五）十二月十八日，詔江陰軍依溫州例置市舶務，以見任官一員兼管。

十八年（一一四八）閏八月十七日，詔明、秀州市舶務監官，……每務移差官一員，前去溫州、江陰軍市舶務專充監官。

可見溫州之爲通商口岸，設有市舶務，確然可據。看上面所舉第二條江陰軍置務之例，溫州設置市舶務的年代，《宋會要》原文也應有記載。可惜現在的《宋會要》，乃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不是足本，這一條已經逸去，遂使我們無法知道它置務的時間。看上舉的第一例，無論如何應在紹興三年以前。況且必先有市舶往來，才有置務的需要，實際通商，自應在置務之前。如江陰軍置務在紹興十五年，然《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云：

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賣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

王安石卒於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下距江陰軍置務，整整六十年；且此詩更在元祐元年以前所作；至少在置務前七八十年，江陰軍已有市舶往來了。所以我們推想，溫州與海外通商，至遲也應在北宋中葉。溫州既是通商口岸，自然商業發達，經濟繁榮，市民階層壯大。由於他們對文化的需要，當地的村坊小戲即被吸收到城市中來。這種又新鮮又有生氣的劇種——戲文，大爲市民所歡迎，便在城市中迅速的成長起來。

戲文經過成長壯大，於是逐漸向外埠擴展。其初步擴展的地域，不外今浙江、江蘇、江西、安徽、福建一帶。都是宋元以來物產豐饒，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而且如浙江的杭州，江蘇的蘇州，福建的泉州，也是對外的通商口岸。如《宋會要輯稿》云：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貨，航舶而至者。初於廣州置司，……後又於杭州置司。淳化（九九〇——九九四）中，徙置於明州定海縣。……明年，（張）肅上言非便，復於杭州置司。咸平（九九八——一〇〇三）中，又命杭、明州各置司，聽蕃客從便。……太平興國（九七七——九八四）初，京師置權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湖，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

（政和）七年（一一一七）七月十八日，提舉兩湖路市舶張苑奏：欲乞鎮江、平江府（蘇州），如有蕃商願將舶貨投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

案：廣州在唐朝早有市舶往來〔三〕，宋朝置市舶司在開寶四年（九七一），見《宋史·食貨志》。則杭州置司，應在開寶四年之後，淳化之前。南渡之後，杭州成爲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當時兩浙市舶司、臨安府市舶務都設置在杭州〔四〕。蘇州雖未置市舶務，但也有市舶往來。泉州之置市舶司，創議於熙寧五年（一〇七二），至元祐二年（一〇八七）才正式置司，見《宋史·食貨志》。然早在唐朝，泉州也已對外通商了〔五〕。杭州、蘇州、泉州，具此優越的經濟條件，故戲文傳入之後，獲得充分的發展。而蘇州在明朝，遂成爲崑山腔的中心區域。

這裏再談一談戲文三大聲腔的發生地點：浙江海鹽、餘姚，江西弋陽。海鹽之澈浦，離杭州不過百里，當是臨安府市舶務海口之一。在南宋時雖無文獻可徵，在元朝固有蕃舶往來的記錄。《光緒海鹽縣志·人物傳》載：宋浦城楊發，入元之後，以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乃遷居澈浦。所以要遷居澈浦，也許是爲了職務上的便利，這就意味着澈浦與市舶的關係了。《續澈水志·人品記》